
我在北京的那些日子

電子報 ②：在老北京聽老戲

國立政治大學・企業管理四年級・林逸騏・98305062

交換期間 2013年二月至六月



文化底蘊深厚的北京，每年舉辦的藝文活動數量是台北的上百倍，規模水平更是不輸其他國際大城市。四月中旬，我到了北京於明永樂年間便已經建立的六百年老古董「皇家糧倉」，欣賞崑曲《牡丹亭》的演出¹。

「皇家糧倉」是古時庫存供應皇宮米糧的所在，後來被改建成餐廳與劇場，外觀除了修復先前的祝融之害外並沒有太多改造，大多在內部空間進行加綴，大面積的玻璃、老木塊，以及仿古的明代家具，舊建築搭配新裝修，雅緻潔淨的氛圍非常怡人。在看戲之前，我們先到「皇家糧倉」的餐廳，享用名做「牡丹宴」的自助晚餐，烤鴨、干貝什錦炒飯、東坡肉、洋蔥煎牛肉、培根蝦仁串、甜點水果、紅酒飲料等應有盡有，我們一面餐饗、一面欣賞牆上螢幕中後台女主角慢細畫眉的片段，將所有對夜晚演出的期待凝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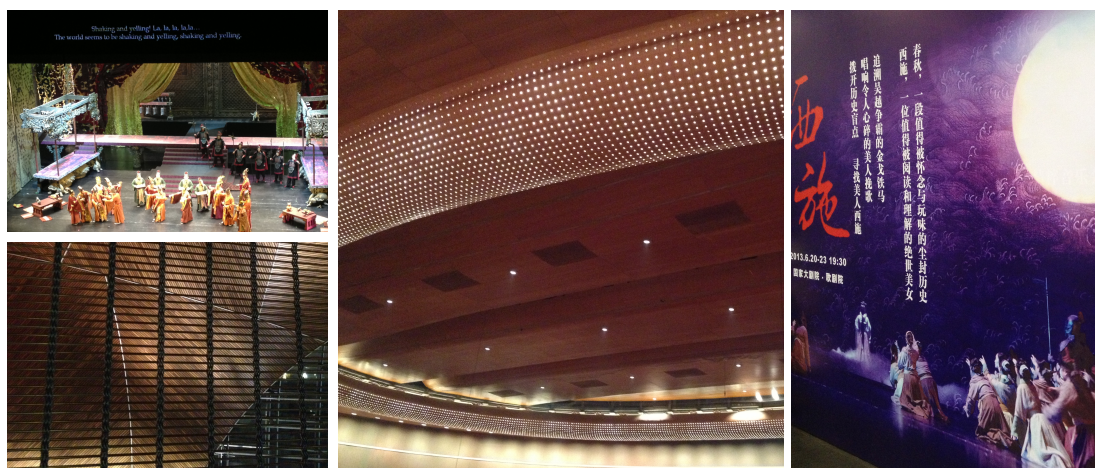
(左、中下) 皇家糧倉的舞台建築 (中上) 戲後與男女主角合影 (右) 餐廳的高雅環境

用完餐後，走進皇家糧倉的劇場空間，映入眼簾的是幽暗沉靜的黑牆磚，而左右並列座位區的六根實木大柱底下，各放著一個大玻璃水缸，採光照明讓粼粼水波投射在黢黑的天花板上，水中赤紅的十餘隻金魚悠游其中。戲劇開演後，一位拿著毛筆的畫師出場，他蘸了一下筆墨，在紙燈籠上行雲流水的寫下這場戲的前兩折：「驚夢」「言懷」待一旁的花神將燈籠掛回原處後，兩旁的樂隊開始奏鳴，春香淘氣靈怪的走進舞台：「啊，小姐，隨我來啊！」廳堂版的牡丹亭刪減初本父母、私塾的橋段，直接走近道進入整本最經典的台詞：

¹「皇家糧倉」的「牡丹亭」演出為每個禮拜五、六的常態性演出，票價從1980至380人民幣皆有，但因為是仿造古代廳堂的演出形式，場地小、不使用擴音器，因此即使買最便宜的票券，視覺、聽覺都能夠很清楚的欣賞戲劇。惟「皇家糧倉」消費水準較高，有許多的本地人喜愛在此招待外賓，請提早一個月買票。我在北京的那些日子·電子報(二)·98305062·林逸騏

「原來姍紫嫣紅開遍，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，良辰美景奈何天。」女主角杜麗娘唱著皂羅袍，為這齣經典的崑曲開場。在劇的最後一折「回生」，柳夢梅拿著鐵鍬作勢將墓頭掘開，身匹冗長鳳袍的杜麗娘轉瞬出現在我們身後，一步一步、緩緩走向前台那位朝思暮想的柳夢梅，「情難訴，情難訴春光脈脈，英華欲語。世間情難訴，情難訴，但是相思莫相負，牡丹亭上三生路。」舞台後的四位花神頓時間，釋放出十餘隻翩翩飛舞的蝴蝶，為這齣絕世情話作結。

「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生而不可與死，死而不可復生者，皆非情之至也。」喜愛這被翻新重組的舊崑曲，喜愛劇本裡單純卻深刻的真情。



(左上) 富麗堂皇的舞台設計 (左下、中) 國家大劇院的建築裝潢 (右) 演出宣傳海報

鄰近北京天安門的「國家大劇院」是中國藝文表演的最高舞台，許多的表演團體、藝術表演者皆以登上「國家大劇院」為榮耀，也因此能夠在「國家大劇院」演出的節目，都必須要有一定的水準。劇院從一號線地鐵站「天安門西」即有碧麗堂皇的通道可抵達，經過兩旁晶鑽般閃耀的方形柱、間次擺放的銅製藝術雕塑、以及整排發光的海報看板，最終才能算是走到大劇院中。

歌劇《西施》以東方的題材、扮像為基礎，亮點便是透過西方的歌劇形式呈現，華麗恢宏的舞台道具、大氣精準的燈光設計、人數眾多的舞台演員，再加上高水準的詞曲編寫、現場樂池演出，都讓我對於這是地道中國團隊製作的

戲劇而驚豔。我購買的票是最便宜的一百元²，因此鄰座觀眾也不乏出現水準尚缺的大叔、愛講話的大媽，但是仍然不影響戲劇本身的精采。

看完《西施》讓我看見「愛國」這件事情。西施為了國家而犧牲自我，甘願做吳國夫差的階下王后，待越國勾踐臥薪嚐膽、十年生聚後，要將西施接回母國封后，卻被越后從中作梗，誣陷西施為禍水紅顏，迫使她最終投江自盡。然而在這些經歷裡，西施還是堅持保衛自己的國家，認為自己不論受到何種對待、犧牲多寡，都還是越國的女兒。其實合理推斷，這部已經開箱三次、榮為今年歌劇節開幕戲的劇本，在如此具有國家代表、政治意涵的場合演出，可能便是因為其題材圍繞著「愛國」的根柢，在這部歌劇中，藝術得以達到教化民眾愛國之心的目標。「越國啊，我的祖國。」西施不斷在吟唱的這句話，便能夠理解成鼓勵人民犧牲自我、成就國家，建立起濃厚的愛國心。

「正在用繩索，捆著那柴草。天上的三星啊，出的這麼早。今天是甚麼樣的日子啊，讓我見到了你。你是那樣的你，讓我可怎麼好。」《西施》洗刷歷史對於其美人禍國的評價，重新詮釋理解一段被塵封的歷史。

² 「國家大劇院」每當表演開始前的幾個小時，周邊皆會有「倒票」的黃牛，若是來不及買票、或是想試運氣撿便宜，可以嘗試與黃牛議價，若是演出不太熱門，最低可以買到一至三折的折扣票券。